

妖人
李亥青



燕北閒人自序

公羊有受誅不受誅之例。受誅者死。當其罪也。不受誅者死。不當其罪也。彥青之諂事曹三。廉恥道喪。誠死有餘罪矣。至罪狀所云剝民貲財。吮民膏血。尅扣軍餉。從中漁利。以此罪之。則民國之爲彥青者何限。而獨死彥青。此彥青之所以振振有詞。不平於地下矣。本編采訪羣言。以誅奸惡。固有所譖惡於彥青。而尤惡夫類於彥青。甚於彥青。而倖逃繫網者。嗚呼。彥青死矣。其未死之彥青。閱此罪。

狀。吾知良心上之痛苦。當有劇於彥青槍斃時身
體上之痛苦者。一言以蔽之。金錢害之而已矣。

凡例

本書爲鄙人所編。上自官僚。下至輿臺。采訪其言。以成此篇。非敢任意杜撰也。

本編傳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人既不一說。不盡同。鄙人各據其說。以存之。閱者幸勿詆爲矛盾。

鄙人之編此書。藉以警世諷俗。穢褻之事。義乖雅正。卽言之多人。鑿鑿可據。概不采入。

甚惡之人。容或有甚善之事。本編有毀有譽。不敢一概抹殺。以存三代之道。

神怪之事。如冥盤示兆。死後訴冤等等。雖屬迷信。不敢斷爲理之所必無。故采入之。

下流爲衆惡所歸。傳聞或有過甚之詞。鄙人沿小說荒唐之例。姑妄聽之。姑妄言之。

本編有據其所述而錄者。有撰稿而見畀者。文言白話各存其真。鄙人不過稍加增損而已。

燕北閒人識



李彥青肖像

妖人
李彥青 目錄

慕蓮

羅氏兄弟

活菩薩

九姑

體脂面藥

出賣官僚所

販土

留髡軒

禁鬢

碩鼠

兵站總監

責人忘本

爲戚解囊

陳仲子

張鐵嘴

馬弁督辦

李氏兄弟遭朱祖義之挫辱

幾口迷湯難爲十兩烟膏

嫦娥奔月之代價

白兔記與白蛇傳

李六之離間大樹

曹三與李六之開始交情

獅搏兔

李六曾爲護花使者

御免御免

李彥青之不平語

李六眼中之報紙

李彥青是閻瑞生的知己

性喜脂粉

相者之言

彥青之命名

男性之妬

李彥青爲曹三女公子執柯

李彥青懇求同盧師南下

李彥青在韓家潭之豪舉

某君之等洗脚詩

用不着兒等們擔心

李六禁演曹操戲

李彥青怒海報

夢子都而生

竟體生香

曹鋗之賞識

出入之無忌

彥青之握曹鋗財政權

賄選之罪魁

彥青誤我

化粧品之浪費

曹家花園之布置

把兄弟之多

認爲義父

彥青之母

彥青之大欲

尤有甚於洗足者

烟癮之大

鑽戒代價之巨

喜作女妝

今之潘安

紅顏粉面之烟鬼

異夢之不祥

彥青之兩妾

李彥青之串戲

十分之一

彥青之慷慨

濟顥僧降壇之預言

所怕惟吳子玉一人

自請身臨前敵

西湖爲東南戰事之戎首

爲馬弁時之大功

- 奉老子爲遠祖 彥青也能爲白話文
彥青書記之翩翩 香中帶臭
以嫩豆腐貼面睡 回天補恨經
模特兒之創論 彥青也能憐才
收支處長之信用 拆白黨之魁首
彥青之日記簿 裏邊靠了李彥青
飲食之奢侈 李彥青之附庸風雅
彥青之茶酒癖 李彥青之貪婪與橫暴
李六家庭之祕史 某君之李六奶奶傳
李氏兄弟之把持公府 李氏兄弟之同惡相濟
某君之白宮嘆 吳子玉眼中之李彥青
李氏被捕前神經之瞀亂 李彥青被捕時不肯穿褲子

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李彥青之與小王六

皮鞭之還報

外交之結果

自身難保

詠李六詩

狐裘爲曹三所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急來抱佛腳

李彥青被刑前後之情形

李六在拘囚中呈檢閱使文

警衛司令部宣佈李氏罪狀文

到時自知

罪狀爲軍閥寫照

生榮死哀

死後之託夢

保險之受騙

李彥青死後之六奶奶

某君代擬六郎上曹三絕命書

某君戲擬曹鋗祭李彥青文

某君詠李彥青詩

人妖李彥青

慕蓮

某部員嘗送公文至總統府戲問收發員某曰李蓮英在否蓋指彥青也彥青聞之不知蓮英爲何如人問諸某祕書乃告以蓮英者滿清時西太后之寵人也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時京內外長官皆仰其鼻息獻媚於蓮英者惟恐失當故蓮英至晚年擁貲累千萬勢燄薰天無可比擬焉彥青聞而竊喜遂私鑄一圖章曰「慕蓮」謂企慕蓮英也而以某部員之戲語爲恭維語假他事獎其勤勞擢升一級云。

羅氏兄弟

東平羅氏兄弟曰福曰壽彥青之舊友也彥青微時頗蒙福壽之資助嗣後羅氏家落福壽皆失業無聊久之聞彥青爲曹琨所寵既擁厚資又佔勢力

乃相偕入京求其援引。彥青以福壽俱無甚才幹，一時無可位置，而又未便持其事。時總統方以賄成大部分議員，皆囊橐充盈，正思所以揮霍之除酒食徵逐外，尙興高彩烈。彥青卽乘此機會招之使來，日夜狂博勝者，斂其十分之二五，以作開銷。一星期後，除一切費用外，淨餘十餘萬金，悉以贈羅氏兄弟。乃向彥青懼謝而去。

活菩薩

西山某寺院，香火極盛，當滿清季世，京師婦女之信佛者，自王妃宮嬪以下，每逢朔望，相率至此寺行香，並爲齋僧等之布施，故寺產日益加增，光緒末年，有自陝西來一異僧，法號縛雲，佔居此寺，以其能知過去未來事故，信奉之者尤衆。時彥青正苦不得志，適居京師，遂往謁縛雲，以卜他日休咎。縛雲以手握兵符者曰：十年後當有貴人提拔汝，汝無高位而得祿甚豐，且攢重權。雖手握兵符者。

亦將聽汝支配。但慎防脚跌耳。彥青初不以爲意。其後果遇曹鋐以斷袖之愛。總攬曹氏財政。並於支配直系各領袖軍餉事。亦暗中操縱之。悉如縛雲。言至是。彥青奉縛雲如神。月必數至縛雲處。爲香火之供。而稱之曰活菩薩。云惟於脚跌一句。不解所謂。彥青亦逆揣非吉祥語。屢叩縛雲縛雲。終以含糊應之。及事敗。人有代解之曰。脚者甲也。謂至甲子年便要跌倒矣。

九姑

彥青之妾。名九姑者。係江蘇常熟籍。貌僅中人。而性善媚。嘗寄居滬上。民國八年。隨某公子入京。年餘。公子暴卒。九姑流爲妓。又隨撫母至保定。彥青見而悅之。納爲簉室。寵專房。去年。彥青又攜至京。然九姑性揮霍。喜結交。與某次長之女公子。名娟。三者最爲莫逆。娟三尤抱快樂主義。日與九姑乘坐汽車。逍遙於劇場酒館跳舞會俱樂部等處。彥青初亦不在意。後見其深夜不歸。詰之。則云在某處作葉子戲。如是者數次。彥青疑之一日。俟九姑出。遣僕。

四出偵之至夜漏三下。一僕歸告曰：「三姨太太（九姑）與某小姐（娟三）頃偕二少年入某旅館幾號房矣。彥青大怒，立率健僕數人至其地，毀門入縛二少年付巡警挾九姑而回。自是閉置室中，不放寬一步矣。然九姑固善媚者，自言受媚三欺，非有意爲之也。彥青又惑之，防漸懈。九姑見機有可乘，遂賄監守者席捲所有作黃鶴一去不復返矣。聞九姑去不及一月，而彥青被俘之難作。然則九姑殆有先見之明乎？」

體脂面藥

杜甫詩云：「口脂面藥承恩澤。」彼時所謂面藥者，非修容品，乃謂塗於面可免凍傷者也。近聞李六爺在保定時，有暹羅人贈以體脂面藥兩種。體脂者，形似雞子質似白玉。每臨睡時，取以摩擦肌膚，一次則受擦處便光滑如脂面。藥者乃一種異香，取少許和以清水，搽於面或肢體，則自有一種幽香發出。聞之令人心醉。且久而不散。幾疑荀令入座焉。六爺自得此二種異品，以佐聞之。

其玉貌增其媚態頓令曹三寵愛之熱度日益加高矣但或有論彥青之貌
係關額高額矣額見之令人作三日惡果如是則雖有體脂面藥恐亦不能
轉媸爲妍曹三又何以愛之蓋傳者之過甚其詞也

出賣官僚所

柳某者彥青之親信人也爲公府駐滬調查處長於是以調查處作爲出賣
官僚所其價目之廉誠爲空前無比陸軍少將銜祇售二千元上校中校則
數百元而已簡任職售八百元薦任職售四百元於是上海一隅僉員探夥
均加上校中校甚或少將銜矣各機關科員亦多簡任薦任之銜人有疑之
者則令先付半數由調查處柳某出一收據俟二十天內將證書命令送到
然後再付半數手續可謂周到矣至其保舉辦法則尤屬奇異彼於各省所
呈請獎公文內添入一二人如原文保十人則增至十二人於是命令下時
則所保之人在內矣甚且擇稍弱者剔去換入彼所保者故往往使有真功

績者反遺落孫山而費數元者則拱手可得顛倒如是所謂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者尙不足比擬也

販土

曹大次子名某者在津地所開旅館軍衣莊並少年等之俱樂部此次經楊以德查封竟抄出煙土三百箱乃悉數交津埠拒毒會在河北公園焚燒亦快事也但以前李六與曹氏昆弟所合作此等交易已不知有若干次其數亦不知有幾千萬箱而在當時則貼以公府駐滬調查處封條當官運之北京誰敢過問耶此非憑空臆測之詞會有人在公府駐滬調查處見李六致函柳某云前批所開名單共計簡任職若干薦任職若干其中如某人某人一紙空文可換數箱煙土與尋常費血本販土者尤佔便宜何樂而不爲耶尙應付款若干此等款項收集後即悉數在滬購買大土入京云云據此則

留髡軒